

顏氏家訓

顏氏家訓卷第四

文章

名實

涉務

文章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

者也歌詠賦頌

宋本作誦古通用

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

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

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

補宋本作不可暫無

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

補性靈者天然之美也陶冶而成之如董仲舒所言猶泥之在

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則有質而有文

矣從七恭切白虎通諫諍篇諷諫者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補滋

智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禮記檀弓上曾

行有餘力則可習之

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

史記屈原傳屈原者

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

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

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

思而作離騷曦明案三閭純臣此論未是補屈九勿切暴本作

暴蒲木切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大夫登徒

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為人

體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王勿令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

之言問玉玉對云云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補史記屈原

傳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

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東方曼

倩滑稽不雅漢書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上書高自

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稍得親近上使諸數家

射覆連中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者滑稽不窮與朔為隱應聲

即對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

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談嘲而已補嚴助司馬長卿竊貲無操

傳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司馬長卿竊貲無操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客遊梁梁孝王薨

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令繆為

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謝吉吉愈謹肅富人
卓王孫乃與程鄭謂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長卿謝病不
能臨令身自迎相如爲不得已而往酒酣令前奏琴相如爲鼓
一再行時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旣罷相如
乃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
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後俱之臨邛賣酒卓王孫
不得已分與財物乃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
王褒過章僮約
沈氏攷證褒有僮約一篇自言到寡婦楊惠舍故言過章僮約
下對揚雄德敗美新約字頗似幼字諸本誤以爲過章童幼案
僮約全文載徐堅初學記重校正各本僮竝作揚雄德敗美新
童合古僕豎之義沈氏考證卽已作僮姑仍之
李善揚雄劇秦美新注王莽潛移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
亢詞鯁議退不能草予虛室頤性全眞而反露才以耽寵詭情
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加焉
李陵降辱夷虜
史記李將軍傳廣
抱朴子方之仲尼斯爲過矣
名陵爲建章監天漢二年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單于以兵
八萬圍擊陵軍陵軍兵矢旣盡士死者過半且引且戰未到居
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
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單于以女妻之漢聞族陵母妻子

自是之後李氏名敗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劉歆反覆莽世

漢書楚元王傳向少子歆字子駿哀

帝崩王莽持政少與歆俱為黃門郎白太后雷歆為右曹太中大夫封紅休侯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及莽篡位為國師王莽傳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欲進者竝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豐子尋復作符命言平帝后為尋之妻莽怒收尋尋亡歲餘捕得詞連國師公歆子隆威侯棻棻弟伐虜侯泳及歆門人侍中丁隆等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識記為涉言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以語大司馬董忠與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歆因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董公主中軍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同心合謀劫帝東降南陽天子宗族可全歆怨莽殺其三子遂傳毅黨附權與涉忠謀欲發孫伋陳邯告之劉歆王涉皆自殺

門

後漢書文苑傳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文雅顯於朝廷竇憲為大將軍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

於當世

班固盜竊父史

後漢書班彪傳子固字孟堅以彪所續前史未詳欲就其業有人上書告固私改作

國史者收固繫獄郡上其書顯宗甚奇之除蘭臺令史使終成前所著書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

然則非盜竊父史也固後亦坐竇憲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及竇氏敗賓客皆逮考因捕繫固死獄中若以此責趙元叔抗竦過度後漢書文苑傳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指屢抵罪有人救得免作窮鳥賦又作刺世疾邪賦以紓其怨憤舉郡計吏見司徒袁逢長揖而已欲見河南尹羊陟會其尙臥哭之此所謂馮敬通浮華擯壓後漢書馮衍傳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更始二年鮑永行抗竦過度也大將軍事安集北方以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世祖卽位永衍審知更始已死乃罷兵降於河內帝怨永衍不時至永以立功任用而衍獨見黜頃之爲曲陽令誅斬劇賊當封以議毀故賞不行建武末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顯宗卽位人多短衍以文過馬季長佞媚獲誚後漢書馬融傳融字季長扶其其實遂廢於家儒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蔡伯喈同惡受誅後漢書蔡邕傳邕字伯喈陳畱圉人董卓爲司徒舉高第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吳質詆忤鄉里本魏志王粲傳附吳之收付廷尉治罪死獄中

質濟陰人裴松之注質字季重始為單家少游遨貴戚曹植悖

慢犯法魏志陳思王植傳善屬文太祖特見寵愛幾為太子者

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杜篤乞假無狀後漢

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餘已見前

書文苑傳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

所禮居美陽與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篤送京師

路粹隘狹已甚魏志王粲傳自穎川邯鄲淳繁欽陳畱路粹沛

而不在七人之列裴注引典略曰粹字文蔚與陳琳阮瑀等典

記室承指數致孔融罪融誅之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

畏其筆也至十九年從大軍至漢中坐違陳琳實號麤疎同上

禁賤請驢伏法魚豢曰文蔚性頗忿驚陳琳實號麤疎廣陵

陳琳字孔璋為何進主簿進謀誅宦官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

使典文章袁氏敗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

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琳繁欽性無檢格裴注繁音婆典略

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才機辨少得名於汝穎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

為丞相主簿卒韋仲將曰陳琳實自麤疏休伯都無檢格劉

楨屈強輸作

王粲傳東平劉楨字公幹太祖辟為丞相掾屬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裴注引典略曰太子嘗請諸

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補屈衢物切強其兩切與屈彊同

王粲率躁見嫌

本傳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

重也太祖辟為丞相掾魏國建拜侍中
裴注引韋仲將曰仲宣傷於肥戇

孔融禰衡誕傲致殞

後漢書孔

融傳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
文苑傳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

惟善孔融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稱於曹操而衡素輕操操不能容送與劉表後復傲慢於表表

恥不能容以送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大會楊賓客而衡言不遜祖大怒欲加捶而衡方大罵祖遂令殺之

修丁廙扇動取斃

魏志陳思王植傳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為之羽翼幾為太子者數矣文帝御

之以術故遂定為嗣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修頗有才策於是

沛郡人廙字敬禮儀之弟
補廙音異

阮籍無禮敗俗

晉書阮籍傳籍母終正與人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劉孝標注世說引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

曰卿任性放蕩傷禮敗俗若不變革王憲豈能相容謂太嵇康祖宜投之四裔以潔王道太祖曰此賢羸病君爲我恕之

凌物凶終

已見三卷

傳元

音懸

忿鬪免官

晉書傳元傳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武帝受禪廣納直言

元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俄遷侍中初元進陶及陶入而抵元以事元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孫楚矜誇凌上

同上孫楚傳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

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將軍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至則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

隙遂

陸機犯順履險

同上陸機傳趙王倫輔政引爲相國參軍倫將篡位以爲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

疑九錫文及禪詔機必與焉收機等九人付廷尉成都王穎吳王晏竝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

勞謙下士機遂委身焉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父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宦人孟玖譖

其有異志穎大怒使牽秀密收機遂遇害於軍中

潘岳乾沒取危

同上潘岳傳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性輕

躁趨世利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能改初父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岳惡其爲人數撻辱之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崇等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回爲亂誅之夷三族無長幼一時被害

顏延年負

氣摧黜

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讀書無所不覽文章冠絕當時疎誕不能取容劉湛等恨之言於義

康出爲永嘉太守延年怨憤作五君詠湛以其詞旨不遜欲黜爲遠郡文帝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縱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之於是謝靈運空疎亂紀同上謝靈運傳少

屏居不與人閒事者七年

好學文章之美與

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性豪侈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宋受命降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自謂不見知常懷憤惋出爲永嘉太守肆意遊遨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以關懷稱疾去職文帝徵爲祕書監遷侍中自以名輩應參時政多稱疾不朝出郭遊行經旬不歸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東歸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文帝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收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追討禽之廷尉論斬降死徙廣州令人買弓刀

等物要合鄉里有司奏收

王元長凶賊自貽

同上王宏傳曾孫融字元長文詞捷

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

速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武帝疾篤暫絕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上重蘇朝事委西昌

侯鸞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排而入奉太孫登殿扶出子良鬱林深怨融

卽位十餘日收謝元音暉悔慢見及同上謝裕傳裕弟述述孫

下廷尉獄賜死

章清麗啓王敬則反謀遷尙書吏部郎東昏失德江祜欲立江夏王寶孚末更回惑欲立始安王遙光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

意於眇眇自以受恩明帝不冝荅少日遙光以眇兼知衛尉事眇懼見引卽以祜等謀告左興盛又語劉暄暄陽驚馳告始安

王及江祜始安欲出眇爲東陽郡祜固執不與先是眇嘗輕祜爲人至是構而害之收眇下獄死

其翹秀者補翹高貌翹秀謂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補較古岳古孝二切至

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

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漢承秦敝禮文多缺孝武卽位罷黜百家

表章六經興學校修郊祀改正朔定律歷號令文章煥然可觀而窮兵黷武致巫蠱之禍魏之三祖咸蓄盛藻終難免於漢賊之譏文則薄於兄弟明則侈於土木孝武於簡文之崩時年十歲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歎其名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爲長夜之飲見弑寵妃所謂皆負世議者也

自子游子

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

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爲齊稷下祭酒師古

注本日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案今書三十二篇枚乘傳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謀逆諫不用去遊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歸淮陰武帝自爲太子時聞乘名及卽位乘年老以安車徵道死賈誼傳誼雒陽人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後爲長沙王梁懷王太傅死年三十三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賦七篇蘇建傳建中子武字子卿以移中監使匈奴單于欲降之武不從畱十九歲始歸文選載武五言詩四篇後漢書張衡傳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作二京賦晉書文苑傳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構思十年門庭藩溷

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便疏之補復扶又切

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補莊子齊物論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持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亟當補

浪切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傷人加

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

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補累力委切本作案拙文

研思終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筆宋本有也

字補强其兩切操七刀切吾見世人至無才思俗本至下衍一自謂清華流

布醜拙亦以眾矣江南號為詒癡符本注詒力正反案玉篇力丁切廣雅荷也類篇鬻也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為可笑詩賦詵擎

本注上音窕相呼誘也下音擎

邢魏

諸公

北齊邢邵傳邵字子才河閒鄭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便記文章典麗既贍且速每一文出京師為之紙貴與濟陰

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有集三十卷魏收

傳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以文華眾共嘲弄虛相顯辭藻富逸撰魏書一百三十卷有集七十卷

讚說便擊牛醺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

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

老子

道經自知者明補韓非喻老知之難此誠難也

學為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

補昨代切下同

知可施行

元注一本無此四字案俗

閒本但作得其評論者

然後出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

為文者何可勝言

補勝音升

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

不失體裁辭意可觀便稱才士時本便要須動俗蓋世宋本無須字

亦俟河之清乎左氏襄八年傳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史記宋世家紂為淫佚箕子諫

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也乃披髮佯狂而為奴春秋

已來家有奔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補左氏昭卅二年史墨曰社稷無

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分扶問切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戰國燕策樂毅報燕惠王書曰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魏志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陳琳為袁紹檄州郡文云

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補裁昨哉切在魏製檄則曰紹為蛇虺琳集不傳

此無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

息之

補從七恭切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

也

宋本壯夫作壯士非案見法言吾子篇

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

禮記樂記昔者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家語辯樂解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周公作鴟鴞之詠

詩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

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

同上大雅嵩高蒸民韓奕皆尹吉甫美宣王之詩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

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

補累力孔偽切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

謂孝經

揚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

之賦麗以淫

二語亦見吾子篇

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

如也著劇秦美新

文見文選

妄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

漢書揚雄傳王

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欲絕其原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問其故迺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童子之為耳桓譚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以勝老子

同上

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

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宋本桓譚作袁亮未詳當由避桓字并下字亦訛葛洪以方仲尼晉書葛洪傳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尚博篇云世俗率神貴古昔而黷賤同時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乎見蚩薄於比肩也